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306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軍事·戰事

八一三抗戰史

八年抗戰

八年抗戰小史

八年抗戰之經過

日偽軍情彙編

各國作家論析兩年來的中日戰爭



大象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306

軍事
戰事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八一三抗戰史

八年抗戰

八年抗戰小史

八年抗戰之經過

日偽軍情彙編

各國作家論析兩年來的中日戰爭

八三抗戰史

中國文化服務社東北區社選印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保衛大上海血戰的

孫元良將軍

孫元良將軍是八一三淞滬戰以死守大場，開北聞名的一員勇將，經過了長時期輾轉的抗戰，乃於八年後的八一三，偕同湯恩伯將軍重臨上海。他目睹闊別了的上海風景不殊，而一般民心不死，對於五帥的歡迎，親切而熱誠，竟使他感動得流淚。

將軍爲安徽合肥人，生長於四川，現年四十一歲。早年讀書於南京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初中畢業後，有感於軍閥的專橫，和五十三慘案的刺激，乃憤而投筆從戎，投身進軍，受考黃浦軍官學校。未及卒業，即奉令參加東江討陳（炯明）之役，身入重圍，浴血奮戰，卒奏全功，然將軍却幾次身受重創，癒後，參加革命軍北伐，任第一路軍連長之職，時將軍年僅二十二歲。

民十六，赴日考入東京士官學校砲兵科，後因率部越經島麗及 省，被日政府認爲有政治活動嫌疑，因遭該校開除，回國後，被任「模範軍」第一師總隊司令，旋擢升國民革命軍第二師第七連連長。一二八淞滬戰起，編入張治中將軍之第五軍，晉陞第七十八師師長，堅守大場江灣一帶，屢克強敵第十九路軍將領莫不推崇之。

迫福建人民政府叛變，將軍復奉令由浙赴閩，救平內亂。

八一三抗戰軍興，委座以將軍對於淞滬地形最爲熟悉擢升第八十八師師長，率部蒞滬，防守閘北滬西一帶，敵人未敢越雷池一步，淞滬失陷後，奉令防守南京，山下關渡江至浦口時，幾遭沒頂，故外界頗有海外東坡之謠，雖得安全撤退，腰部已受重傷。委座乃派將軍出洋考察軍事，俾獲早復康健。

前年返國後，升任第二十九軍軍長，委員長特從室高級參謀，第三方面軍成立奉命爲副總司令，襄助總司令湯恩伯將軍，圖劃良多，若孫將軍誠可稱爲模範軍人。

八二三抗戰史

總述

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開始的淞滬戰，追溯其起源。應該從一九一八「滬陽」起，甚至於應該追溯到中日甲午第一次戰爭，因爲其間都有脈絡的關聯。不過我們在這裏，求簡捷起見，就從「八一三」變的本身做開始的敘述了。

事件的導火線，起於「虹橋事件」。八月十日下午五時，虹橋飛機場衛兵，見有日本海軍陸戰隊汽車一輛向機場駛來，想往飛機場。衛兵喝令停車，車上的日本兵二人，因不願，而且拔槍向我衛兵轟擊。那時正經時，有日本兵一人，向我機場探，顯然存心，可測，我衛兵受有上峯命令，遇有少數日本人來作滋擾，不可還擊，以免引起糾葛，所以機場衛士不予還擊。可是這兩個日本兵，非但不聽我衛士的阻止，竟然將我附近的保安隊一名，射擊至死。保安隊爲自衛計，不能不開槍還擊，當時把兩個日本兵擊斃。於是造成了所謂「虹橋事件」。那兩個日兵，一個是「上海日軍陸戰隊第一中隊長」大山勇夫，一個是一等水兵齋藤要藏。大戰之機，由是就一觸而發了。

當時擔任警備京滬之職的司令官，是張治中氏。也就是第五

總述

戰經過詳記

委員長告全國國民書

美總統羅斯福芝加哥演說

日軍對於戰事的筆聞

次

軍長。以下參加戰役的重要將領，是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副師長馮聖法，參謀長陳素農，八十七師師長王敬久，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蘇浙邊區司令張發奎等。上海戒嚴司令楊虎。

當時日本主持侵略的人物爲首相近衛，陸相杉山，海相米內，外相廣田等。杉山的談話中，曾經說過：「中國事件前途之發展如何，不能逆料，但軍部已決意向前進行，克服一切困難，縱令中國作長期之抵抗，日本軍部非使華軍失去戰鬥精神之目的達到以前，亦決不能罷手」，氣餒之盛，可見一斑，到現在看來，無非是一場夢話而已。

日本藉口虹橋事件，由國內調集重兵來滬，八月十三日凌晨三時，滬戰開始。自此以後，雙方戰鬥劇烈，大過於第一次「一二八」滬戰情形。上海各界人士，無不乘時崛起，幫助戰場勇士一同奮鬥，所以我軍士氣激昂，沈著應戰，使日軍大受創傷，不敢再作一鼓而下滬的夢想了。兩軍相持凡二月有餘，到了十月二十七日，我軍因已達預期的消耗戰目的，命令開始從閘北區域撤退，轉進新防線，堅守滬西南翔以至瀏河的新陣地，繼續抗戰。

血戰經過詳記

我軍直搗匯山碼頭

八月十三日凌晨三時，日軍向我閘北橫濱橋以東及青雲橋一帶守軍開槍挑釁。我守軍並未予以還擊。到了九時五十分，日陸戰隊七八十人闖越淞滬鐵路，衝往寶山路；我守軍乃忍無可忍，當予猛烈還擊，日軍不支潰退，下午四時，戰區擴至八字橋，江灣路，天通庵路等處，五時以後，日軍用機關砲向我轟擊，閘北若干房屋，均被燃燒，但我軍奮勇衝鋒，於砲煙如霧之下，進駐八字橋。

十四日，我空軍出動，轟炸浦江敵艦。我陸空軍部隊亦猛烈掃蕩，日軍受創奇重。

十五日，戰事歷廿餘小時之久，我各線均有進展。

十六日晨四時，戰事轉於沉靜。至十六日夜，我軍包抄江灣敵軍司令部。

十七日我軍佔領虹鎮以南。范家宅附近之敵海軍操場，敵出雲號旗艦，中我魚雷，受創甚重。

十八日，我軍前線挺進，敵軍大砲全失威力，遂進爲前哨戰。我空軍英勇作戰，五日來共擊落敵機三十架以上。虹口敵軍因被我切斷其左右聯絡，紛紛敗竄租界，至十九日下午七時，我軍伸展至匯山碼頭，敵勢窮蹙。皇恐萬狀。

二十日，我空軍轟炸敵軍司令部，命中起火，敵機在南市，被我高射砲擊落二架。敵軍連日在虹口方面，戰事失利，其增援部軍，又爲我所阻，不克登陸，於是想在川沙方面之白龍港登岸，又爲我守軍發現，即予擊退，二十一日晚，敵軍在吳淞方面集中兵力，向我進犯，我軍發砲還擊，砲火猛烈，予敵重創。敵軍登陸企圖，至是完全失敗。

匯山碼頭一帶陣地自我軍佔領後，敵軍已狼狽不堪，有殘敵近四百人，越外白渡橋南竄，爲英軍繳械，送往膠州路管押。下午三時半，又有殘敵三十餘名，潰退至楊樹浦，闖進厚豐紗廠，該廠留有職工六十餘名，殘敵用手榴彈步槍向之射擊，致死傷甚衆。敵軍殘酷，竟致於此。

廿二日夜十一時以後，敵軍被我重重包圍中。我各路均有進展，浦東敵軍，經我襲擊，亦全線潰退。計敵自作戰以來，死傷已達六千人，其自動逃出戰線，爲英軍所俘者，又達千人，損失過半矣。

二十三日拂曉，結集在北四川路之殘敵，以重砲裝甲車爲掩護，由吳淞路，虬江路，乍淞路等處，分別向我軍右翼陣地反攻，企圖突破我軍陣地，解除其司令部之包圍，我軍防禦鞏固，敵軍雖迭猛衝，未能損我毫末，且爲我伏守要隘各軍，以機關槍掃射，敵軍死亡百餘人之多，激戰後敵卒潰退。我乘勝由中州路，赫司克而路，邢家宅路各方面挺進，包圍敵軍陣地。是日晨四時三刻，敵機二十餘架，飛往吳淞，閘北，浦東，南市，大場，真如，龍華等處，偵察我軍陣地，急圖炸轟未逞。

廿四日天將破曉之際，吳淞蘊藻濱外面，駛來日艦二艘，向我軍陣地用重砲轟炸，我亦奮勇還擊，至六時許，砲聲尚未停止，但終未得登陸。同時吳淞砲台灣三峽水沿長江海面，又駛來日艦十餘艘，相繼向我發砲，我當予還擊，砲火四射，子彈橫飛，激戰達兩小時許，敵無法進襲，遂向北駛去。

我軍退出匯山碼頭

自我軍佔領匯山碼頭後，殘敵東西兩路，失却聯絡，浦江中敵出雲旗艦，也被我魚雷擊損，逃出浦江，戰爭的重心，因而由滬東移到濱海一帶。此次敵方侵我淞滬，又想抄襲「二八」故智，由沿海各港口登陸，我方預料及此，在沿海全線密佈防軍，予以迎頭痛擊，故敵軍在港口企圖登陸不成，在白龍港亦然。至二十五日晨四時許，敵軍的主力部隊，在飛機廿餘架，和敵艦十餘艘的砲火掩護下，又在寶山小川沙口企圖登陸，向我匯唐方面猛力進攻，卒爲我守軍予以痛擊。戰事繼續至廿六日晚十一時半，敵方因傷亡過衆，不支潰退，同時敵艦多艘隨帶小艇開抵匯海灘，以排砲向我岸上轟擊，移時即以小艇載我步隊駛近灘岸湖湧上陸。當時我守軍作示力薄，僅以小部隊與敵周旋，俟敵軍乘機深入時，才以機關槍的集中火力，向敵全線掃射，復用砲火脅迫敵軍後路，以致敵軍進退兩難，幾將全軍覆沒。瀏河方面，當敵人進擾羅店時，也曾發現敵踪，經我沿海口守備部隊沉着應付，敵遂不得逞。

因守虹口一帶的敵軍殘部，於二十八日晚，在浦江敵艦的砲火掩護下，向我守軍陣地猛力反攻，企圖突圍。我軍也以巨砲還擊，予虹口敵軍大創。有數彈落蓬路日軍的中心區域，一彈則擊中三角地小菜場。我方因克復滬山碼頭的中路部隊，突出過甚，恐受意外襲擊，暫時撤退，使東西兩路互相啣接。敵人的宣傳機關，乘機造謠，說日軍已登陸若干萬人。又放出我方在虹口一帶的軍隊，已完全撤退，租界區域內已完全沒有華軍的謠言其實都是言過其實，

日本海空軍之活動

自二十八日以來，最劇烈的戰爭，是在吳淞鎮附近。三十一日清晨，大批敵軍，企圖在江邊登陸，爲我軍攻擊後，越蘊藻濱而竄至吳淞，向北前進。我駐砲台灣方面的大軍，遂全面出擊，一時砲火密集，槍如聯珠，九月一日晨，敵增援二千人，再度在吳淞鎮強行登陸，敵機十餘架，在上空向我陣地投彈轟炸；江心的敵艦，同時以大砲密集射擊，我扼守吳淞的部隊，不避犧牲，向登陸的敵軍奮勇迎擊。擊戰約數小時。

二日上午八九時，戰況又形猛烈，因進犯砲台灣獅子林的敵軍，經我軍擊退後，紛向吳淞鎮逃竄，故我吳淞守軍遂將敵完全包圍。虹口方面的敵軍殘部，仍幾度企圖突圍。反攻閘北，八字橋，殷行等地，均不得逞。我方砲兵陣地，遂以重砲向虹口一帶之敵軍轟擊。三日上午九時左右，浦江敵艦，爲掩護敵軍在浦東登陸，又開巨砲向我浦東轟擊。敵軍雖屢戰敗北，仍企圖在各港口登陸，向本國乞派援軍來滬，以達其侵略之目的。

這次的全面抗戰中，我們是利於遲延時日，使戰爭變成爲長期的戰爭；敵人却反乎此，志在速戰，從它增調大批援軍來滬一事看來，已經是明顯的企圖了。截至五日止，敵軍在滬作戰的實力，陸軍至少已經達到七萬人，內有最精悍的久習米師團，海軍方面，大小艦不下七十餘艘，砲位合計幾近七百門；此外尚有新式的飛機二百架以上。敵人有這樣的作戰實力，所以在每次向我進襲的時候，都是運用最密集的火力，不惜極度的浪費，而希望迅速將我解決。攻吳淞時是用這樣的戰術，侵犯寶山時也是用這樣的戰術：一方面由敵艦開砲轟擊，一方面又派大隊的飛機在我陣地猛烈投彈轟炸，當時在寶山的我方守軍，會受到相當的損失，不得已退入寶山城內，敵軍復以重砲及飛機，向城內猛烈轟擊，以致無辜的居民也大受淪炭。六日晨十時，我增援之某銳部隊已經趕到，與敵遭遇肉搏。我軍進至距寶山三里之三官堂，敵軍應援部隊也到達，雙方再度猛戰，到了下午三時半，寶山城廂的敵軍，被我完全擊潰。

吳淞方面，七日夜的反攻也遭到我軍的痛擊，糧店的殘敵，更是到了「勢窮力蹙」的時候。在虹口方面，敵人雖也企圖突圍而出，且一再侵犯閘北，終是徒勞而無功。敵人企圖以最小的損失來易最大的收穫的計劃終難實現。

據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的記載，敵方空軍人員的死亡及失蹤人數，八月二十日，就有三名，二十一日也有三名，在揚州一名，南京三名，蘇州一名，南昌一名，二十二日上海一名，二十三日上海二名，南京五名，二十四日上海二名，二十六日六名，二十七日失蹤九名，合共四十二名之多。二十七日以後的損失尚不在內。

日軍改變戰術

七日金山大戰，敵方以飛機艦砲，同時向我輪流轟擊，以致城垣被毀，敵之取事乃由鏖戰駛入；當時守軍死傷之慘，爲時了兵壯烈犧牲。但其餘各線我軍均有進退，敵因大包圍的計劃已失敗，改取由金山突進之戰術，此江之敵艦，溯以大砲向我海防馬廐一帶我軍陣地轟擊，掩護敵軍前進，我軍亦以砲火還擊。我軍一部，且猛力反攻，自近北江碼頭。敵爲牽制我軍起見，終日砲擊我浦東與閘北。

八日上午敵又藉砲火的掩護，企圖衝入閘北寶山路，及在浦東登陸，均爲我軍擊退。反攻市中心區的敵軍，也爲我擊退至江邊，狼狽不堪。晚七時許，我英勇空軍，又飛滬夜襲，敵陣地有幾處着彈起火。

九日晨零時及一時許，我機又兩度飛滬襲擊浦中敵艦，敵當有一艘爲我擊中。是日最激烈之戰爭，係在市中心區方面，因虬江碼頭敵軍千餘，在海空兩方砲火的掩護下，向我軍工路陣地猛攻，初爲我擊退，敵聯隊長飯田七郎及中隊長梅田貞夫均被我當場擊斃，但敵仍繼續來犯，以致戰事竟日未息，至陽

行一線，我軍扼守楊行油車，阻敵前進，並俟機反攻寶山之敵。敵北方面，午後以迄晚間，敵軍幾次來犯，均被我軍奮勇擊退。

十日數圍在浦東登陸，虬江中曾兩處發生激烈砲戰，敵方二十一號驅逐艦一艘，及停泊於郵船會社碼頭之敵運輸艦一艘，均被我擊中，虹口敵軍陣多處也相繼着彈起火，虬江碼頭殘敵，晚間企圖突圍，卒爲我擊退。楊樹浦等處勇軍，也已爲我所擊潰。寶山敵軍且爲我重重包圍。晚間我空軍復飛滬夜襲，吳淞路北站等處上空，均有激烈空戰。

十一日前線戰爭，以月浦楊行線最爲猛烈，勇於十日夜已將主力分爲兩路，向月浦楊行進犯，企圖打通吳淞羅店之線。晨五時許，在敵艦猛烈砲火掩護下，復以坦克車引導步兵衝鋒，來勢兇猛，我軍沉着應戰，月浦方面始終堅守；楊行方面一度被敵突破，惟敵坦克車四輛被手砲隊擊毀，至夕陽西下時，我軍即以主力軍猛烈反攻，進展殊爲得手，其餘羅店，蘓藻濱，瀏河等處，敵或進犯未逞，或突圍，不遂，戰事也相當激烈，是日上午九時許，復有敵機九架，在非戰區域的龍華廟上一共丟下炸彈近三十枚，將廟宇炸燬，並有寺僧及附近居民被炸死傷多人。

戰事入緊張階段

十二日晨拂曉，楊行方面展開空前的衝鋒肉搏戰，我軍以戰略關係，遂將陣線向東南蘓家濱一帶撤退。月浦方面，我仍扼守原來陣線，與敵軍在肉搏混戰，羅店瀏河方面，敵仍被我重重圍困。蘓藻濱張華濱一帶，敵以重砲不斷轟擊，我損失甚微。敵兩度進犯我八字橋，均爲我軍擊退。我空軍於夜間飛滬砲炸敵艦，擊中五艘，其中二艘是巡艦。

十三日我軍自月浦楊行一線後撤至蘓家濱後，市中心區引翔鵝及楊樹浦一帶陣地，已成突出之形勢，在軍事上是極度不和的形勢，爲避免無謂犧牲計，即日上午以整齊之陣容，自動移至北站江灣一帶的第

二、通敵線，改取守勢。

十四日各線敵軍均有進犯企圖。劉行線上更趨猛烈，敵傾一旅團向劉行線西進；我廟行方面部隊特趕來增援，將敵全部包圍。敵戰至上午十時許，敵人不支，一部向楊行方面潰退。下午三時，敵又進犯劉行廟行，我忠勇守軍乃起而應戰，雙方猛烈肉搏，至深夜尚在血戰中，又江灣黃興路其美路一帶，上午十一時起，六三花園，虹口公園之敵又被烟幕掩護，逐步前，犯我愛國女校及柳營路方面陣地，均爲我擊退，市中心區方面，翔殷路上曾發生遭遇戰，我予敵重大打擊，敵遂憑翔殷路與我相持。自晨六時起以迄午刻，浦江敵艦斷續向我浦方面砲擊。自我退守第一道防線後，並將羅店方面兩翼部隊向後移動，惟仍固守羅店鎮突出之點。十五日傍晚，我後方部隊開到增援，我乃在大雨滂沱中，與敵肉搏於泥濘之中，因我軍英勇前進，敵軍潰退；我軍即克復羅店鎮並乘勝向東追擊，恢復羅店鎮郊東原有陣地。十六日晨敵有一部由小川沙登岸增援，午刻向羅店反攻。下午五時許，敵以三百人死力反攻我羅店西郊之侯家，我忠勇守軍奮勇抵抗，敵即不支潰退，是役敵軍傷亡甚多。自閘北柳營路水電路封江灣體育會第一線，是晚八時一刻，敵軍一聯隊又以坦克車十餘輛前導，分向持志大學及體育會路方面我軍陣線進攻，我軍俟敵逼近時，即躍出戰壕，與敵肉搏，激戰一小時，殺敵數百，敵勢不支即紛紛潰退。午夜敵又來犯，雙方激戰。劉行方面，我軍採取攻勢，一日中已收復村莊數處，將敵擊退一公里餘。至浦東一線，敵仍積極企圖登陸。上午八時，泊浦江中之敵艦數艘，聯合開砲轟擊；應用汽艇多艘，滿載敵軍，疾駛南洋坎山諸碼頭，企圖登陸未逞。

我空軍奮軍出擊

十七日，天氣陰雨，全線沉寂，羅店，楊行浦北一帶，僅有小接觸。

十八日爲「九一八」的六週年紀念日，當夜我空軍飛颯夜襲，展開空前未有的大空戰。我轟炸機一

大隊，七時許出現過空，向黃浦江上游一帶激艦投擲炸彈四枚，再飛沿口轟炸。折回楊樹浦虹口一帶，投彈多枚。九時許，我機又在楊樹浦公大紗廠附近，向敵軍新築飛機場投下炸彈五枚，敵機出動，與我機作激烈的遭遇戰，雙方互放機關槍，接戰約一刻鐘之久，槍聲始息，十一時一刻，我大隊飛機再度飛過轟炸，投彈無數，至晨一時十分左右，始安然離滬返防。是役敵方損失奇重。按：我空軍擊落敵機之第一架，係軍器炸機，在杭州軍橋上空，爲同志航隊長所擊燬，落於寬橋附近之半山，機身全毀，駕駛員六人全被炸死。

十九日南北方面，互鬥巨烈。敵軍企圖完成其中央突破戰略，切斷我滬滬全線聯絡，經我軍痛擊後，此計劃已全部失敗。

二十日，敵進行側攻，我右翼距劉行二里許之孟灣一帶，當時砲火之猛爲空前所無，同時猛攻楊行鎮店之線，但均未得逞。至市中心區的敵軍砲兵陣地，晨間開砲向我江灣及持志大學附近陣地轟擊，清其方面的我軍，也遭敵軍的轟擊，我軍並無損失。是日晚十時五十分，我空軍一隊又來浦江襲擊敵艦，當其後已逼近敵艦上，敵始發覺，倉皇以紅色信號及高射機關槍高射砲等向空亂放，但我機得以迅速不及掩耳的手段，投下炸彈，隆隆巨响，附近咸聞爆炸之聲。

廿一日，敵河附近方面，敵艦亦向我陣地猛攻，均被我軍奮勇擊退。廿一日戰事，以劉行方面爲最激烈，敵軍於午後二時，以一隊之衆，猛力攻襲我劉行附近孟灣的陣地，我從其中部突擊，並掃射其側鋒大隊，敵倉惶逃去，至五時左右，廟行沿蘊藻濱一帶的敵軍，與我軍也有激烈接觸。

廿三日晨五時許，劉行顧家宅一線，有敵軍五百餘向張家宅楊木橋我陣地進攻，我軍俟其迫近時，即躍出戰壕，以刺刀向敵猛撲，當被我殺傷二三百人，十一時半敵再來犯，也爲我擊退，下午一時起，敵即發砲攻擊顧家宅附近，前後共落二千餘枚。吾砲兵陣地當亦發砲還擊，直至晚八時始止，羅店方面

右翼軍隊，於晚間時分，乘敵不備，突派勁旅一隊，越滬太公路向敵猛烈反攻，敵不支而退，我軍乘勝追擊，直追達二千公尺，敵退南塘据口東蘇塘之線。憑工事頑守。

我軍攻取閘北

九月十六日，用兵繼續向爛泥渡陸家嘴轟擊，同時用汽艇載運日軍，在南洋墳山各碼頭登陸。十七日，日軍又以四千餘人在此江碼頭登陸，移動主力，向我江灣方面進攻。到二十四日，日軍向江灣方面進攻，江灣到八小時，展開全線攻擊。除向國內調來大軍外，又集中飛機大砲，作不顧一切的拼殺。我軍堅守兩星期之久，爲避免無謂犧牲以保全實力計，始行作此線的自動撤退。

日軍取得了江灣方面的據點後，就以其主力向租界北區移動，企圖進攻閘北。十月二日起，日軍偷渡蘆藻濱。到十二日，蘆藻濱南岸的日軍，向福石橋宅出擊。十四日的夜間，日軍企圖突破我大場與南翔間的公路線，由黑大黃宅向葛家樓方面猛撲，以期達到包圍我大場守軍的目的。從蘆藻濱沿岸到大場一帶，至是展開空前未有的激烈戰爭，造成了淞滬戰役中最悲壯的一頁。

十月二十日起，敵軍以重兵猛撲大南公路線，直趨大場的左翼，我軍與之血戰五日，鏖行方面的敵軍，從二十四日起，直撲大場以西的塔河橋宅。至是，敵軍深入公路線已一公里，廟行大場的我軍陣地，遂形突出，大場情勢，就呈緊張狀態。可是我軍依然把握在手。到二十六日止，我軍陣線，從大場東面，經大場及市中心區向東北而成就一個半圓形，繞於江灣之北，敵軍屢次從正面進犯，都不得逞。最後敵軍集中兵力，以戰車四十輛作前導，向大場以西一公里許的地點突破，胡家宅塔河橋等處，遂因之不復可守。其後日軍渡走馬塘，大場的形勢，又爲之一變，我守軍爲戰略關係，就向南方作移動。

敵軍繼續向大場以西進攻，我軍閘北的左翼陣地，也因而感受到威脅，十月二十六日之夜，閘北我軍八十八師忠勇將士八百餘人，山圍附謝晉元，營長楊瑞符領導之下，掩護主力部隊撤退，我大軍既已

安全撤退八百孤軍賈其餘勇，佈防於甯北新垃圾橋以北附近各要隘，向長驅而來的敵軍作迎擊。最後聚集於橋西的四行倉庫的七層大廈中，分據各樓，憑窗固守。以示我軍一息尚存，一彈不盡，決不與敵人妥協，決不放下武器的嚴正不屈精神。當時租界內西藏英軍，會請孤軍退入租界，孤軍拒絕。血戰四日之後，奉到蔣委員長命令始於十月三十日，退出四行倉庫。八百孤軍的榮譽，也就傳播於世界了。

我軍退出南市

我軍既於大場間北作撤退，就在從長江口到蘇州河沿岸佈置新防線，從瀏河起，經曹王廟，澄橋，廣福，小南翔，橫跨京滬鐵路到江橋，更越蘇州河，北新涇，到梵王渡，全長三十五公里。

十月二十九日，敵軍開始向蘇州河南岸發動攻勢。三十日及次日，先後在周家橋，陳家渡，陸家埭各處作偷渡，都爲我軍或予殲滅或予擊退。

敵軍偷渡不退，改變方針，向蘇州河西岸作強渡。那時候我浦東砲兵，向浦江敵艦及滬東敵軍作猛烈射擊，使敵方受到牽制而降低其活動力量。敵軍在蘇州河沿岸不得進展，又想從長江口瀏河一帶作登陸戰，我軍防守嚴密，敵軍無隙可乘，仍歸失敗。

十一月五日，天方黎明，我杭州灣方面駐軍，剛在換防之際，日本海軍突然乘此機會，發動杭州灣登陸戰，於乍浦東北的金山衛，全公亭，潘涇鎮三處取得據點，一面由金山衛趨張堰，松隱，未市渡而直撲松江，一面由漕涇鎮趨亭林，葉榭攻取閔行。我軍以長期抗戰爲重，非保全實力不可，爲避免後路被截而失却聯絡，就決定放棄滬西與浦東的陣地，而向京滬鐵路以西轉進新陣地。

自從十一月九日浦東我軍撤退後，南市就成爲敵軍的最後目標。鏖戰到十一日，敵軍由日暉港登岸，以戰車爲前導，掩護步兵，作猛力進攻。我軍在浦東南市的堅強支持，目的是在掩護大軍撤退，到了此時，我軍撤退已經完成，南市防軍的任務已經達到，就於十一日午夜以後，放棄這淞滬大戰的最後保

衛地，安全撤退。至此，大上海防守，已告一段落，淞滬戰局，於焉結束，留待將來的克復了。當然，我軍現在已克復大上海，足見當時的撤退，無非是戰略關係罷了！

淞滬血戰，自從八月十三日在天通庵，橫濱路開端，到十一月十一日南市撤退，爲期延長到三月之久，敵方先後增援，達七次之多，金山衛登陸之時，兵力已增加到十四個師團，死傷之數，當有十萬，人力消耗如此，武器方面的消耗，自然也必可觀。同時我軍鏖戰三月，不僅使敵人破滅了「不堪一擊」的幻想，更其顯示了我軍對於抗戰的決心和力量於世界各國之前，而使世界各國對中國能够有一個新的認識。

蔣委員長告全國國民

蔣委員長於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發表告全國國民書，致訓國民，「當徹底認識抗戰到底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恭錄全文如下：

此次抗戰，開始迄今，我前線將士傷亡總數已達卅萬以上，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更不可以數計，犧牲之重，實爲中國有史以來抵禦外侮之所罕觀，中正身爲統帥，使國家人民蒙此巨大犧牲，責任所在，無可旁貸，中心痛苦，實十萬倍於已死之將士與民衆，一息尚存，唯有摩頂放踵期以貫徹抗戰到底之主旨。求得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以報黨國，以慰同胞。

敵人侵略中國，本有兩途，一曰鯨吞，一曰蠶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繼此必益張凶焰，遂行其整個征服中國的野心，對於中國爲鯨吞，而非蠶食，已由事實證明，就中國本身論之，則所畏不在鯨吞，而在蠶食，誠以侵略於不知不覺之間，則因循苟且，馴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後已。今則大禍當前，不容反顧，故爲抗戰全局策最後之勝敗，今日形勢，毋庸謂於我爲有利。

且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